

名人传

MING REN ZHUAN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法] 罗曼·罗兰 / 著 殷雪梅 王丽琴 / 译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推荐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天才的懦弱,使得他甘愿为了艺术的梦想而屈服于强权,而他的梦想恰又在这强权的魔爪下四分五裂。因此,米开朗琪罗用自己的余生修建一座圣徒非凡的纪念碑便情有可原了——他和彼得都是闻鸡鸣而痛苦的人。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名人传

Ming Ren Zhuan



[法]罗曼·罗兰/著
殷雪梅 王丽琴/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传 / (法)罗曼·罗兰 著 殷雪梅 王丽琴 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5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ISBN 978-7-5354-6553-5

I. 名… II. ①罗…②殷…③王… III. ①贝多芬, L.V.(1770—1827)—传记—缩写
②米开朗琪罗, B. (1475—1564)—传记—缩写 ③托尔斯泰, L.N.(1828—1910)—
传记—缩写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1323号

责任编辑:毛娟

责任校对:陈琪

整体设计:新奇遇文化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武汉安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14.5 插页:6页

版次: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5千字

定价:1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引 言

米开朗琪罗命名为《胜利者》的大理石雕塑，安身于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一位身材姣好的赤裸青年，微卷的发丝轻覆前额。他一脚独立，一脚跪在满脸络腮胡的俘虏背上。蜷缩着身子的俘虏，翘首前望。然而胜利者目光他顾，挥刀欲落之时，举手难下。他身子微微后仰，手搭着肩，头转向别处，面含苦情，眼神犹疑。似乎胜利于他，恶心之外再无他意。征服他人的同时，他自己也未能全身而退。

米开朗琪罗的所有作品中，唯有这个质疑英雄的勇士，这位折翼的胜利之神，他至死仍留在其佛罗伦萨画室里。也许这正是米开朗琪罗毕生的写照，故其知己达尼埃尔·德·沃尔泰拉想用之装饰其灵台。

痛苦本无休止，更是形式万千。有时，痛苦源自变幻莫测之世事，如贫困、疾病、造化弄人、人心叵测等。有时，则源于人自身。人无法自己选择出身，因此同样悲哀而无奈。人并未求生，更未企求生活得像现在这般痛苦。

后一种痛苦笼罩着米开朗琪罗。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力量，总能战而得胜。却不知为何，他无心取胜，志不在此。这简直无异于哈姆雷特悲剧的现实再现。空有英雄之才而无英雄之志，徒有满腔激情而无心人事。如此矛盾，人何以堪？

崇高之外又见别一种崇高，那只是我们想当然的结果。我们绝不认为，一个过于伟大的人，难在尘世获得满足。焦躁不安并非伟人资质。如果自我与世界、生命与生命规约之间失去平

衡，即便是伟人亦难以崇高，相反却难免软弱。难道软弱是为人不齿的缺点么，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软弱的人难道就没有被爱的理由吗？事实上，因为软弱的人更需要关爱，他更有被爱的理由。英雄在我这里，绝无独居圣殿的优越感。我憎恶逃避人生苦难与内心缺陷的理想主义者。民众往往易被华丽的词藻和空洞的幻想蒙蔽，我们有责任为其揭开谎言的面纱，让他们看清说谎者怯懦的本质。只有忠实并热爱世界的本真状貌，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World literary classics我在此所谓之悲剧命运，指涉的是一种源自内心而与生俱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如影随行，直至耗尽生命的精元。一千九百年来，他——基督徒的痛苦和信仰的呼号弥漫了我们的西方世界。这是伟大的人类最显著有力的表征。

数个世纪之后，如果依旧未曾忘却这个世间，将来总有一天，濒临种族消亡的深渊时，未来的人会像但丁在第八层地狱的火坑边俯身一样，满怀慨叹、厌恶和悲悯俯身在地。

但对此，谁的感受能深过我们呢？此番苦恼，年少时我们便深有体味。目睹我们的亲人沉沦苦海，只觉基督教悲观主义呛人而又令人迷醉的味道漫过我们的咽喉。有时，为了不与众人一般迷失在飘渺的天国幻境中，我们不得不力排疑虑。

永生的主啊！你庇佑尘世苦难的众生！信仰常常是信心不足的烛照，折射了人对未来、对自己的信心不足，甚至垂头丧气、郁郁寡欢。人所共知，无数次失败的积淀才换得一次对痛苦的胜利。

基督徒啊，我爱怜你们，同情你们，钦服你们的忧伤，因此而珍爱你们。世界因你们而忧苦，同时也因你们而美好。你们的痛苦如果消隐了，世界便寂寥更甚。而今，懦夫大行其道，他们

喧嚣地索要幸福，却在痛苦面前畏首畏尾。其所谓幸福，往往以他人的不幸为代价。痛苦本应正视，苦难者理当被尊敬。称道快乐固然无可厚非，而痛苦又怎不值赞颂？二者既形同姊妹，又堪比圣贤。他们充满力量，生机勃勃，神光广布，锻造世界的同时也丰富着伟大的心魂。不懂得快乐和痛苦共赏的人，自然不懂得欣赏其一。但凡明了生的意义和死的甜美的人，必然懂得品味快乐和痛苦的美好。

罗曼·罗兰

目录

Contents



米开朗琪罗传

上篇 战斗

一 力	3
二 力之崩溃	17
三 绝望	28

下篇 放弃

一 爱	41
二 信念	62
三 孤独	77

尾声

死	87
他神圣而苦厄的一生	92



托尔斯泰传



贝多芬传



上 篇

战 斗

Zhan Dou



一 力

一四七五年三月六日，米开朗琪罗降生于卡普雷塞镇的卡森蒂诺家族。那片岩石广布、山毛榉葱郁的土地，跌宕起伏，空气清新怡人。隐约可见的亚平宁山，怪石嶙峋。与之相距不远的地方，传言弗朗索瓦·达西斯曾有幸亲见基督圣灵。

他的父亲朗多维科·迪·莱昂纳多·波纳洛蒂·西摩尼，当时是卡普雷塞和丘西的最高行政官，性情焦躁、“惧怕上帝”。母亲弗兰赛斯塔·迪·奈瑞·迪·米尼安多·戴尔·塞若，在米开朗琪罗六岁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了，留下他们兄弟五人：莱昂纳多、米开朗琪罗、博纳罗托、乔凡·西莫内和吉斯蒙多。几年以后，父亲续弦，与卢克瑞兹娅·尤保迪尼结婚。

儿时，米开朗琪罗曾被寄养在塞蒂雅诺一个石匠的妻子那里。后来，他经常打趣说，这位乳母的奶汁是自己立志成为雕塑家的心愿之泉。家人送他进佛罗伦萨上学，师承弗兰赛斯科·达·厄比诺，但他在学校里只对素描情有独钟。据孔迪维说：“为此，米开朗琪罗的父亲和叔伯们大发雷霆，甚至经常狠狠地揍他，因为他们对艺术的高贵一无所知，鄙厌艺术家这一行当，认为家里出了个艺术家会令家族蒙羞。”米开朗琪罗就在这样的人情淡漠与内心孤寂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然而，他的父亲虽然残暴，面对执意学画的儿子却并非顽固不化。不久，十三岁的米开朗琪罗便在弗兰赛斯科·格兰纳希推荐下，进入了当时佛罗伦萨名声在外的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画室习画。初学不久，他便成绩斐然。甚至有传闻说他的老师也嫉妒其天赋。一

年后，米开朗琪罗便辞别了他的老师。

米开朗琪罗深感绘画已难抒其才情，他渴慕一个更高的艺术平台一展抱负。他毅然转学到洛伦佐·德·梅迪契在圣·马可花园的雕塑学校。米开朗琪罗颇受梅迪契王公赏识，王公不仅让他住在自己的宫邸里，而且让他与自己的儿子同席就餐。借此良机，他得以置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沐浴着柏拉图派艺术家广闻博识而诗情画意的清风，醉心于浩瀚的古籍珍品。沉湎于怀古，折服于先贤圣哲的伟思妙想，米开朗琪罗成为了一位崇尚希腊文明的雕塑家。

其杰作《半人半马怪与拉比泰人之战》浅浮雕即在普里兹安诺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

这座浮雕融力与美于一体，英气勃勃，形象剽悍，线条清晰，自信十足。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血气方刚的作者及其同伴们所玩的游戏。

卡米内教堂的马萨乔壁画是米开朗琪罗和其同伴洛伦佐·迪·克雷蒂、布吉阿迪尼、格拉纳契、托里吉雅诺·戴·托里吉雅尼青睐的临摹之地。米开朗琪罗时常戏谑技不如己的同学。某天，好面子的托里吉雅尼不堪其嘲讽，重重地朝米开朗琪罗脸上挥了一拳。日后，米开朗琪罗却在其好友班韦努托·切利尼面前大言不惭地说：“我拳头紧握，重重地打在托里吉雅尼的鼻子上，感觉他的骨头都碎了。我就这样给他留下了一个令其永生难忘的记号。”

异教思想从未颠覆米开朗琪罗的基督教信仰。他似乎一生都在这两个世界的矛盾中挣扎。

一四八九年和一四九〇年，传教士萨沃那洛拉开始在佛罗伦萨激情澎湃地宣传《启示录》。那时米开朗琪罗年仅十五岁，比萨沃那洛拉年轻十二岁。他目睹了这位面色苍白、身材矮小的传教士，在布道台上尖锐犀利地抨击教皇和王公，浑身萦绕着圣光。最初，米开朗琪罗并不认为他有什么英雄风范，只觉他那绝望的预言令人毛骨悚然。人们听了他的预言后，纷纷鼠窜街头，发疯般地喧嚣扰攘。

即便是王公贵族如鲁切莱、萨尔维亚蒂、阿尔比兹、斯特罗兹等亦争相入教。甚至贤哲之士如皮克·德·拉·米兰多勒、波利齐亚诺都弃置理智，皈依入教。米开朗琪罗的哥哥莱昂纳多在萨沃那洛拉的影响下，也在一四九一年加入了“多明我会”隐修院。上帝那把殷红的利剑自此便高悬于意大利上空。

这瘟疫般的恐惧不仅笼罩着整座城，更摄住了米开朗琪罗的心魂。当一切诚如圣马可的这位先知所言，上帝之剑——法王查理八世入主佛罗伦萨，米开朗琪罗已然深陷恐惧。他的好友，诗人和音乐家加迪埃尔的梦魇，更让本是惊弓之鸟的米开朗琪罗不知所措。

加迪埃尔告诉米开朗琪罗，他某夜看见了洛伦佐·德·梅迪契的阴魂显灵。阴魂衣不蔽体，头戴孝布，命他去给他的儿子皮埃罗通风报信，说皮埃罗将被驱逐出境，永生漂泊异乡。米开朗琪罗听后，劝他向大公坦言一切。但素来敬畏大公的加迪埃尔并无此胆识。有一天早上，加迪埃尔又向米开朗琪罗说起阴魂再现的事儿。加迪埃尔说自己正躺在床上时，阴魂显灵，衣着与上次相同，瞪着他，一言不发，掴了他一耳光，怨责他未能听命行事。米开朗琪罗听后，怒不可遏，逼他即刻赶往佛罗伦萨附近加莱吉的梅迪契庄园报信。途中，加迪埃尔幸遇了皮埃罗，截住其銮舆，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禀明了大公。皮埃罗听后大笑几声，命随从教训了他一顿。大公的总管比比埃纳嘲讽道：“你简直愚蠢至极！皮埃罗和你，你认为洛伦佐更疼爱谁？即便洛伦佐真显灵，也是在他儿子面前而不是在你面前。”加迪埃尔碰了一鼻子灰，回到佛罗伦萨后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米开朗琪罗。在其劝说下，米开朗琪罗两天后便逃离了佛罗伦萨。

这是米开朗琪罗第一次在迷信的惶恐中迷失自我，尽管他悔不当初，却又一次次重蹈覆辙，无法自拔。

一四九四年，米开朗琪罗逃到了威尼斯。

远离危机四伏的佛罗伦萨后，米开朗琪罗的心绪日渐宁静。波伦亚的冬天雪藏了那些关于先知的记忆。米开朗琪罗再度为尘世的美好而泛起心田的涟漪。住在波洛格纳的米开朗琪罗，醉心于阅

读彼特拉克、薄伽丘和但丁的杰作。一四九五年春，正当宗教节日嘉年华会例行盛典，党派之争白热化之际，米开朗琪罗重返佛罗伦萨。已然淡漠了俗世纷争的米开朗琪罗，以其颇具古韵的名作《熟睡的丘比特》，向时下狂热的萨沃那洛拉派示威。在佛罗伦萨小住数月后，米开朗琪罗辗转来到了罗马。在充满古代回忆的罗马，他一直待到萨沃那洛拉驾鹤西归。萨沃那洛拉焚毁其所谓“虚妄和邪说”的书籍、饰品、艺术品。同年，米开朗琪罗完成了其享有盛誉的《醉酒的巴克科斯》、《垂死的阿多尼斯》和《西比特》。他一直以来便是一位最具异教倾向的艺术家。当他的哥哥，莱昂纳多教士，因信仰萨沃那洛拉的思想而受牵连潜逃罗马时，米开朗琪罗帮其回到了佛罗伦萨。但萨沃那洛拉腹背受敌，甚至被焚而死，米开朗琪罗始终保持缄默，不曾返回佛罗伦萨声援。对于此事，米开朗琪罗的书信中未见只言片语。

萨沃那洛拉去世的那年，一语未发的米开朗琪罗完成了其雕塑《耶稣之死》。

永葆青春的圣母美丽祥和，基督如熟睡的婴孩儿般柔顺地躺在圣母膝上。人物的刻画线条在严肃中透着希腊的古典意蕴。有着永恒之美的躯体，分明渗透着一种莫名的忧伤。由此烛照彼时的米开朗琪罗，心中当是凄苦难诉。

米开朗琪罗郁郁寡欢，不仅仅因为现世的罪恶蔓延、忧患肆虐，而某种紧摄其心魂的专横之力，更令其无所适从。在这股神力驾驭下，米开朗琪罗至死也未能展现天才的狂热情愫。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声誉，尽管他并不汲汲于名利，但又必须志在必得。肩负养家糊口的重担，面对向自己索要生活费的家人，尽管手头并不宽裕，心高气傲的米开朗琪罗也从不拒绝。即便是卖身，他也会悉数付给家人其所要的数额。长期住在阴湿的房子里，疲于工作，加之营养不良，米开朗琪罗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常感头疼、肋胀，父亲以其生活方式不合理而横加指责，但米开朗琪罗对此不以为然。

后来米开朗琪罗在给他父亲的复函中声言道：“为你们，我承受

这一切……而我所烦心的事儿，都是源自你们。”

一五一〇年春，他回到了佛罗伦萨。四十年前，受佛罗伦萨大教堂管理机构委托雕刻一座先知像的阿格斯蒂诺·迪·杜乔，仅留下作品草图就不了了之。没人敢接这块烫手的山芋，红衣主教彼克罗米尼将之托付给了米开朗琪罗。由此，其巨作《大卫》石雕面世。

传言，旗官皮尔·索德尼为附庸风雅，对米开朗琪罗的雕像颇多微词。他说略觉雕像的鼻子有些拙笨，米开朗琪罗便拿了凿子、抓了石粉爬到脚手架上，左右挥舞了一番，石粉纷纷扬扬地落下。实质上，雕像的鼻子依旧完好如初。侍弄完后，米开朗琪罗转身问旗官：“这样如何？”索德尼答道：“我觉得这样好多了，在您手下它变得有生气了。”米开朗琪罗暗自发笑，走下了脚手架。

仿佛某种悄无声息的潜流于这件艺术品中涌动奔突，充盈着不屑与悲凄，透射着一股躁动不安的力。这种力渴慕旷野的气息，不堪美术馆里高墙四壁的压抑。正如米开朗琪罗所谓“阳光直射的重要”。

在菲利比诺利比、波提切利、佩鲁吉诺和达·芬奇等组成的艺术委员会倡议下，一五〇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大卫》如米开朗琪罗所愿，安置在了市政议会大厦的入口处。多摩地区的建筑大师西蒙·戴尔·波拉约洛、安东尼奥·达·萨·盖洛、巴西奥·德安格诺罗及博纳多·戴拉·塞卡负责这件巨作的搬迁工作。五月十四日晚，这座庞然石雕终于在拆除了大门上方的墙壁后，破棚而出。由于石像曾遭当地市民夜间掷石相袭，当局对之护卫森严。塑像从多莫广场迁至故宫，谨小慎微，移动缓慢，足足用了四天，直至五月十八日正午才落脚正地。尽管当局戒备森严，塑像在某晚仍不免受飞石一击。

这就是典型的佛罗伦萨人行径。

一五〇四年，米开朗琪罗与莱昂纳多·达·芬奇因受佛罗伦萨市政议会委任，成为合作伙伴。但由于二人各持己见，难以相互理解，彼此疏离，关系紧张。达·芬奇时年五十二岁，比米开朗琪罗年



长二十岁。达·芬奇三十岁便离开了佛罗伦萨，生性柔弱细腻的他，与佛罗伦萨这个充斥着政治迫害与宗教狂热情绪的城市格格不入。加之达·芬奇是个天生的怀疑主义者，兴趣广泛，凡事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位自由不羁而又卓尔不群的艺术大师，淡漠世事，也许只有受到像他一样不拘俗套的君主赏识时，他才能挥洒自如。直至其庇护者米兰公爵和恺撒·鲍吉亚去世，达·芬奇才不得已回到了佛罗伦萨。第一次遇见米开朗琪罗时，达·芬奇不屑的笑容让一贯阴沉而狂热的米开朗琪罗不禁怒火中烧。米开朗琪罗向来痛恨激情贫乏和信仰缺失之辈，在很多公开场合表示反感达·芬奇。莱昂纳多·达·芬奇越是盛名在外，米开朗琪罗对之的厌恶之情就越浓烈。

莱昂纳多风流倜傥，温文儒雅。一天，身着过膝玫瑰色上衣、髭须齐美的达·芬奇正在佛罗伦萨街头溜达，圣三一教堂附近讨论但丁诗文的几个市民请他点拨一二。适时，米开朗琪罗亦路过此地。莱昂纳多说：“米开朗琪罗乃解读这些诗句的不二人选。”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受了嘲弄，尖酸地回敬道：“那些诗句留给你自己去解读吧。做了铜马模子却铸不出铜马的人，只会半途而废，何来廉耻。”说完，他便转身离去。莱昂纳多，莫名其妙地站着，满脸潮红。米开朗琪罗不肯善罢甘休，嚷道：“竟然有米兰阉鸡相信你做得了这种活儿。”

旗官索德尼竟然让这水火不容的二人合作完成市政议会大厅的装饰画。文艺复兴时期两股强力之争自此拉开了序幕。一五〇四年五月，莱昂纳多的画稿《安吉亚里战役》开始动笔。同年八月，米开朗琪罗的《卡西纳之役》亦开始动工。佛罗伦萨自此分成了两大阵营，但由于两幅作品均不知所踪，两大阵营之争又在时间中复

归平静。

一五〇五年三月，应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之召，米开朗琪罗前往罗马，开始了其生活中的光辉岁月。教皇与米开朗琪罗皆为魄力魁伟而又性子急躁之人。除了双方针锋相对之时，二人大多相处融洽。尤里乌斯二世暗藏建造一座堪比古罗马城的陵寝之心，米开朗琪罗为这英雄之见激动不已。他成竹在胸，计划再现巴比伦的奇伟，在一座如山的建筑上安放四十多座巨大无比的雕像。教皇听后心潮澎湃，即派他去卡拉雷采石场甄选石材。米开朗琪罗全然陷入了某种非凡的狂热，在山中逗留了八个月之久。据孔迪维说：“他某日策马闲逛，偶然灵光乍现，竟臆想把一座俯瞰海岸的山头雕成巨像，以为远航者导航……如果世人和时间允许，他定言出必行。”

一五〇五年十二月，米开朗琪罗回到了罗马。日渐从海路运抵的石材，堆放在其住所后面的圣彼得广场。堆积如山的石材令众人甚至教皇欣喜异常。耐不住性子的教皇与工作中的米开朗琪罗过从甚密，“兄弟般地闲侃生活”。教皇甚至命人在梵蒂冈和米开朗琪罗的居所之间建了一座吊桥，作为其走访米开朗琪罗的密道。

可惜好景不长，尤里乌斯二世与米开朗琪罗同样难以捉摸。他总是三分钟的热度，计划层出不穷。受米开朗琪罗的宿敌蛊惑，教皇又醉心于筹划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宿敌中，为首的乌尔比诺的布拉曼特，既是拉斐尔的好友又是教皇的御用建筑师，与米开朗琪罗实力相当，加之其人多势众，米开朗琪罗难占上风。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狂野傲慢的米开朗琪罗与阴冷理智的布拉曼特岂能相安无事？加之米开朗琪罗曾有意无意地指出布拉曼特在一次工程中的错漏，布拉曼特一直耿耿于怀，亟欲将之驱逐出罗马。

迷信的尤里乌斯二世听信了布拉曼特的唆使，认为生前修建陵寝兆头不好，竟然搁置了先前的陵墓工程而决定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一五〇六年一月，陵墓的修建中断，米开朗琪罗不仅因此而备受屈辱，更因此而债台高筑。满腔苦水无处倾倒的米开朗琪罗，两度求见教皇。第二次求见时，教皇命其马弁将之逐出宫门。见此场景，

马奎斯主教便问马弁：“难道你不知道他是谁吗？”马弁无奈地对米开朗琪罗说：“先生，请见谅，我只是奉命行事。”被逐出宫后，回到住所的米开朗琪罗立即致函教皇：“今朝得教皇圣令出宫，而今知会您，我将在罗马之外的任何地方恭候差遣。”

信函发出后，他吩咐一位与他同住的石材商和石匠：“把我家里的一切卖给一个犹太人后，来佛罗伦萨找我。”交待完一切后，米开朗琪罗便策马而去。教皇见信后，立即派五名信使将米开朗琪罗追回。晚上十一时左右，追上了米开朗琪罗的信使将谕令——“见令即回，否则严惩”交予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却表示，只要教皇信守承诺，他便回去。如若不然，永不相见。

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给教皇，诗曰：

君下，且闻俗语如是言，
非力不待，乃心不愿。
君为谗言障目，小人蛊惑，
忠奸难辨。
任世事变迁，吾心不改。
君乃曜日，光照天下，
吾犹物影，左右相随。
寸心常忧，病身多劳，
去君日远。
盼君荣耀映吾身，
愿君心称平天下，
利剑轻挥斩群魔。
岂料造化多弄人，
美人空等枯木吟。